

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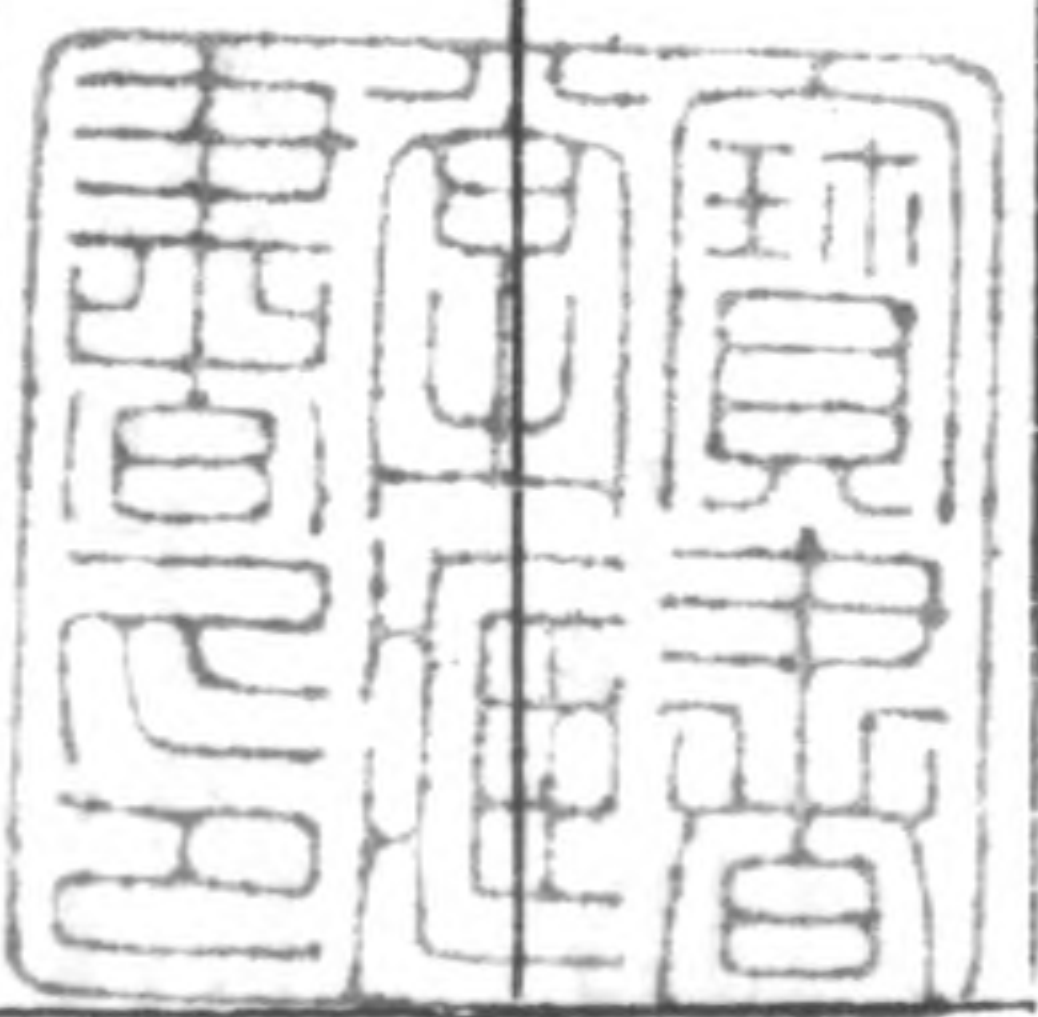
論語

上之四

子罕第九

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記聖教之所謹也。記者曰。夫子教人。有常言者。詩書執禮是也。有不言者。怪力亂神是也。若言之時甚少。謂之罕言。一曰利。利是人情所欲。然與義相背。學者若有計功謀利之心。則害義甚矣。故罕言之。欲人知



所戒也。一曰命。命兼理氣。其故甚微而難測。若專以命言。則將怠棄人事。而生怨尤之心。故罕言之。欲人知自脩也。一曰仁。仁包四德。其道甚大而難盡。若強以示人。則學者有躐等之心。故罕言之。欲人漸次以進也。於此見聖人教人至意。有在言語之外者。學者宜深體之。

達巷黨人曰。大哉孔子。博學而無所成名。子聞之。謂門弟子曰。吾何執。執御乎。執射乎。吾執御

矣。

此一章書。是聖人貴約不貴博之意。達巷黨人稱贊孔子曰。凡人才識常患狹小。唯有孔子。大哉其不可量乎。大而道德性命之奧。細而禮樂名物之微。無所不知。無所不能。可云博矣。惜乎汎兼衆藝。不能以一藝名之也。夫孔子之大。在道全德備。不在博學多能。黨人雖稱贊聖人。而非能深知聖人者。孔子恐門弟子誤聽其言。將以務博爲事。故進門弟子

而謂之曰。黨人言我無所成名。以我不能專守一藝耳。我將何所執乎。夫六藝之中。隨執一藝。皆足成名。有所謂御與射者。我將執御乎。亦執射乎。就二者較之。御爲易執。將執御以成名矣。可見隨在是道。不必泛求。學聖人者。可以悟矣。

子曰。麻冕。禮也。今也純。儉。吾從衆。拜下。禮也。今拜乎上。泰也。雖違衆。吾從下。

此一章書。是聖人維禮之意。孔子曰。凡事無害於義者。或可隨俗。有害於義者。不可苟從。卽如冕之制。績麻成布。而緇之以爲冕者。古禮也。今也以其細密難成。改用爲絲。較爲省儉。儉雖非禮。然於大義無碍。我固不必立異。從衆亦可。若夫臣之拜君。必在堂下。亦古禮也。今則竟拜堂上。是驕慢而爲泰也。害義甚矣。雖違背衆人。吾寧從下而不顧焉。蓋制度節文之細。猶可隨時。三綱五常之禮。萬世不易。孔子維持世教之意。深矣哉。

子絕四。毋意。毋必。毋固。毋我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記聖人心體之虛也。記者曰。吾觀夫子。應事接物之間。所絕無者。凡有四焉。人當事之未來。先爲億度。謂之意。先有專主。謂之必。既事之後。尚多畱滯。謂之固。但顧己私。謂之我。四者。人情所不免。夫子渾然天理。不任私意。則毋意。隨事順理。不設期必。則毋必。過而不畱。無有偏執。則毋固。大同於物。不私一身。則毋我。可見聖人之心。如鑑空水止。

本無繫累。不待禁止而自絕之。學者惟力以去私。靜以觀理。則亦無四者之累矣。

子畏於匡。曰。文王既沒。文不在茲乎。天之將喪斯文也。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。匡人其如予何。

此一章書。是聖人事天立命之學也。魯有亂。臣陽虎。曾爲暴虐於匡。匡人恨之。孔子貌似陽虎。經過其地。匡人舉兵圍之。孔子戒心於匡。其時從者皆懼。孔子慰之曰。道之顯著者。

謂之文。文必得人而傳。堯舜禹湯之統傳於文王。文王既沒。其所傳之文不在於茲乎。夫斯文之得喪。天意存焉。若天將喪斯文。則所賦於我者。必有所靳。我爲後文王而死者。將不得考述其禮樂。脩明其制度。以與於斯文也。今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此。是天未欲喪斯文也。予之一身。有命在天。匡人其如予何。竊有以自信矣。於此知聖人見理之明。臨變不懼。非達天知命。烏能幾此。

大宰問於子貢曰。夫子聖者與。何其多能也。子貢曰。固天縱之將聖。又多能也。子聞之曰。大宰知我乎。吾少也賤。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。不多也。牢曰。子云。吾不試。故藝。

此一章書。是聖人不貴多能之意。大宰。官名。問於子貢曰。吾觀夫子。殆生知之聖乎。何其無所不通。多能若此。是大宰以多能爲聖。而知聖也淺矣。子貢曰。大宰抑知聖之所以爲聖乎。凡天生聖人。皆有節制分限。獨吾夫子。

不爲限量。縱其才德。使造於至聖之域。德既造於至聖。才自無所不通。故又多能也。子貢以多能爲聖之餘事。可云知聖。孔子聞大宰與子貢問答之語。不敢以聖自居。又恐人以多能爲重。因卽大宰之言以明之曰。大宰許我多能。其知我者乎。但我之多能。亦自有故。吾少時未爲世用而微賤。故能講習衆藝。此亦鄙末之事耳。豈君子所重哉。君子學問。自有遠且大者。不以多能爲貴也。門人因記琴

牢之言曰。夫子平日曾云。吾不爲世人所試用。故得習於衆藝。卽少賤多能之謂也。可見脩己之道。自有大本大原。治人之道。自有大經大法。博學多能。非所急也。不味而外四寶子曰。吾有知乎哉。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。空空如也。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本末並器之上下事此一章書。是見聖心之虛。教人之誠也。當時皆稱孔子爲無所不知。故孔子謙而不自居。曰。我果有知乎哉。我實無所知也。但是平日

告人不敢不盡。無論賢智來問。必盡抒其蘊。卽有鄙陋之夫。來問於我。彼固空空然一無所能。我不敢以鄙夫而忽之。必叩擊發動其兩端。凡事之始終。物之本末。道器之上下。事理之精粗。無不盡我之知。以相告焉。人見我告人必盡其誠。遂謂我無所不知。而我則實無所知也。此是孔子不執己見。因人啓發。正教人不倦之意。學者所當深思而自得也。只子曰。鳳鳥不至。河不出圖。吾已矣夫。

此一章書。是聖人自嘆其道之不行也。孔子曰。大道將行。則天兆文明。必有祥瑞以應之。虞舜時。鳳儀於庭。文王時。鳳鳴於岐山。伏羲時。龍馬負圖而出。雖聖王不重祥瑞。而文明之兆。於此可徵。至於今。鳳鳥不至。已非虞舜文王之時矣。河不出圖。已非伏羲之時矣。世莫有用我者。道其不行矣夫。蓋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。思大道之行也。聖王在上。文治興起。則鳳至圖出。自然可期。豈若後世侈言祥

瑞爲附會誇大之辭哉。

子見齊衰者。冕衣裳者。與瞽者。見之雖少。必作過之必趨。

此一章書。是見聖人仁敬之心。隨感而應也。聖人之心。寂感自然。內外如一。方其未感。如止水明鏡。一有所感。則油然而生。故記者曰。孔子見有喪服而齊衰者。有尊爵而冕衣裳者。無目而瞽者。遇此三種人。雖年少於我。必作而起。或行過其前。必急而趨。所爲哀有喪。

尊有爵。矜不成人也。哀矜。是仁所發。見處。尊禮。是敬所發。見處。仁敬之心。充積於中。故隨感隨應。不待勉強。動容周旋。無不中禮。盛德之至也。

顏淵喟然歎曰。仰之彌高。鑽之彌堅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博我以文。約我以禮。欲罷不能。旣竭吾才。如有所立卓爾。雖欲從之。末由也已。

此一章書。是顏子希聖之學也。顏淵遊於聖

門。學既有得。喟然歎曰。甚矣夫子之道之難形也。嘗專力以進。多方以求。見其高也。仰之庶幾可及。乃仰之彌高。見其堅也。鑽之庶幾可入。乃鑽之彌堅。又嘗瞻之。若在吾前。恍惚之間。卻又在後。蓋仰彌高。鑽彌堅。是道之無窮盡也。瞻在前。忽在後。是道之無方體也。使不有善教之施。學者何自而入。幸夫子循循有序。善於誘人。而使之自進焉。蓋道之散於萬殊者。謂之文。就萬殊中有天理節文處。謂

之禮。夫子先博我以文。使包舉融會。後約我以禮。使操持約束。回奉夫子之教。百倍加功。趣味日出。雖欲罷而有所不能。凡吾才力可用。既已竭盡無餘矣。義理昭明。本心純熟。向之高堅前後。卓然如立於我前。當此之時。則自大以趨於化。自思勉而至於不思不勉。介乎二者之境。非人力所能爲。雖欲從之。末由也已。回惟有黽勉於文禮之中而已。噫。非深知聖道者。胡能形容親切如此哉。矣。游由之

子疾病。子路使門人爲臣。病間曰。久矣哉。由之行詐也。無臣而爲有臣。吾誰欺。欺天乎。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。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。且予縱不得大葬。予死於道路乎。

此一章書。是見聖人守禮以正也。昔孔子有疾。子路慮及身後之事。以爲古時爲大夫者。皆有家臣治喪。夫子曾爲大夫。乃使門人爲臣。是尊師意也。不知夫子時已去位。不當復有家臣。是未知所以尊之之道矣。夫子病少

間。乃責之曰。久矣哉。由之行事。詐而不實也。昔我爲大夫。則有家臣。今已去位。則無臣矣。無臣而爲有臣。我將誰人之欺乎。無乃欺天乎。且由之用家臣也。欲以尊予也。然尊之必以禮。與其死於家臣之手。而非禮自處。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。而自安其禮之爲愈乎。且使我無家臣。不得行大葬之禮。然有二三子在。予豈死於道路。而不得葬乎。由前言之。見家臣之不當有。由後言之。見家臣之不必有。

可見愛人者當愛以德。敬人者當敬以禮。庶乎理順心安。而無踰越之失也。

子貢曰。有美玉於斯。韞匱而藏諸。求善賈而沽諸。子曰。沽之哉。沽之哉。我待賈者也。

此一章書。是見聖人有用世之心。而不苟用於世也。古人比德於玉。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。故借美玉以爲比。而問之曰。物之貴者莫如玉。而美玉則尤貴者也。今既有之於此。將韞於匱中。而終藏諸與。抑將求賈。直之善者

而沽之與。子貢之意。蓋以美玉之沽藏。探孔子之行藏也。孔子曰。美玉本爲世用。以理言之。斷斷當沽。而不當藏者。其沽之哉。其沽之哉。然天下之寶。原自貴重。豈可自輕。若使求賈而沽於人。則本然之美。先失之矣。我必待夫善賈之自來者也。此可見孔子用舍行藏之心矣。蓋藏則抱道忘世。聖人不忍求則枉道徇人。聖人不爲。惟待則循乎天理。而安於義命之正。聖人之出處。誠時中之道也。

子欲居九夷。或曰陋。如之何。子曰。君子居之。何陋之有。

此一章書。是見聖人之化。無分中外也。當時孔子因道不行。欲去中國而之外國。偶發欲居九夷之嘆。亦猶乘桴浮海之意云耳。或人未之喻。以爲真欲居之。乃問曰。外國習俗鄙陋。恐不可居。如之何。孔子曰。君子居之。自能信其在我。忠信篤敬。無入而不自得。且天地間人性皆善。道德仁義之氣。禮樂教化之習。

安在行於中國者。不可行於外國乎。何陋之有哉。蓋上下古今。東西南朔。此心此理。莫不相同。聖人之化。原無分於中外也。不效不說子曰。吾自衛反魯。然後樂正。雅頌各得其所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自敘正樂之事也。雅是大雅小雅。頌是周頌魯頌商頌。雅頌之詩詞。卽朝廟所用之樂章。必詩得其所。而後樂得其正。故孔子追敘之曰。詩樂在魯久矣。但歷年既遠。頗多殘缺失次。吾自衛反魯之年。考訂

既詳。徵驗足信。一六釐定之。然後樂之聲音
節奏。得歸於正。其二雅三頌之詩。被諸管絃
者。篇章次序。各得其所。而雅用於朝廷。頌用
於宗廟。亦無有紊亂者矣。蓋詩樂所傳。皆聖
王之制作。治道之精微。孔子述往聖以傳後
世。正樂之功。匪淺鮮也。

子曰。出則事公卿。入則事父兄。喪事不敢不勉。
不爲酒困。何有於我哉。

此一章書。是聖人於庸德之行。常見不足也。

孔子曰。人於倫理日用之間。雖甚卑近。甚微
小之事。視之若易能。而其實每多欠缺。卽如
出而在邦國。則事公卿。必有所以事之者。當
盡其忠順。而不失上交之道也。入而在家庭。
則事父兄。必有所以事之者。當盡其孝弟。而
克脩子弟之職也。若有喪事。不特三年之喪。
卽期功緦麻。皆不可忽。必於情所當致。禮所
當盡者。不敢不勉力以從也。至於飲酒。原以
合歡。若飲之過節。易於亂性。而爲所困。必操

存有主。勿使多飲。至神昏氣亂也。此四者。雖若近易。然身體而力行之。工夫卻極細密。道理卻極廣大。非仁熟義精。涵養純粹者。不能也。以我自審。何者有於我哉。可見爲學。當不忽於卑近。不遺於微小。誠能於天理之當然者。求盡其量。而於人情之易動者。不踰其則。雖希聖希賢。不外是矣。

子在川上曰。逝者如斯夫。不舍晝夜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就川流以指道妙也。天地

間大化流行。無時少息。隨處可見。然目前可以指示者。莫如川流。故孔子偶在川上。有會於心而言曰。天地之化。往者過。來者續。往而復來。來者復往。相續不已。無非逝者。有如此水夫。徹晝徹夜。流而不已。晝固如是。夜亦如是。未嘗有一息之停止也。人心體此。時時存省。使私欲淨盡。天理常存。無有毫髮之間斷。則庶乎不虧其本體矣。推而言之。天理流行。觸處皆是。天運而不已。物生而不窮。日往則

月來寒。往則暑來。大而造化之開闔。小而口鼻之呼吸。無在不有。無時不然。總是一無息之體。論本體。則自然不息。論工夫。則自強不息。勉強之久。至於自然而純。亦不已焉。則天德在是。王道亦在是。所謂中和位育。無非此理。惟在天縱之聖人。察識其本體而擴充之。存誠主敬。無少間斷。以造乎其極而已。

子曰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言好德之貴誠也。孔子曰。天所賦於人之正理。而人得之於心者。德也。人之大欲。最易溺情亂性者。色也。德色二者。理欲之分判然。乃吾觀人情。理念常衰。欲念常勝。德雖人所本有。而氣稟拘之物。欲蔽之。脩己之德。則不能亶亶焉。惟日不足。見人之德。則不能孜孜焉。樂取於人。欲如好色之出於誠然。至真且切者。未之見也。蓋好德。則脩身親賢。其益無窮。好色。則傷生伐性。其害不小。誠能易好色之心。以好德。將賢人君子。日至於

前而脩齊治平。自收其效。其爲樂不更多乎哉。

子曰。譬如爲山。未成一簣。止。吾止也。譬如平地。雖覆一簣。進。吾往也。

此一章書。是見爲學進止之機。皆由於己也。孔子曰。人之爲學。必求有成。倘日積月累。已實用工夫。而一旦厭怠心生。中道而止。則前功盡棄。究歸無成。譬如積土爲山。勢已垂成。其未成者。但少一簣之土耳。於此成山。豈不

甚易。乃忽然中止。不肯加功。則前功俱置無用。而山終不成矣。此其止也。誰止之乎。只一己因循怠惰而止耳。爲學而至自棄。亦猶是也。可不戒哉。人之爲學。勿可畏難。雖爲聖爲賢。未會全用工夫。而一旦發憤精進。自強不息。則積少成多。不可限量。譬如平地。未曾積土。其所覆者。僅有一簣之土耳。冀望成山。豈不甚難。乃銳然奮進。不肯少停。則功力積久。高大。山亦有時而成矣。此其進也。誰進之乎。

只一己奮發精勤以往耳。爲學而能自強亦猶是也。可不勉哉。易曰。天行健。君子以自強不息。詩曰。靡不有初。鮮克有終。可見爲學在銳志。尤在有恆。誠使工夫無有間斷。則盛德大業。豈難致哉。

子曰。語之而不惰者。其回也與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深贊顏子之能受教也。孔子教門弟子。發明道理。常以言語相傳。但諸弟子聞孔子之言。未能會之於心。體之於身。

便有怠惰之意。惟顏子能明睿。故聞孔子之言而心解。能健決。故聞孔子之言而力行。欲罷不能。拳拳弗失。所以孔子贊之曰。凡人聽言。半疑半信。若在若亡。罕有不惰者。若夫語之以道。而心知力行。自不能已。絕無怠惰之意者。其惟回也與。孔子稱贊顏子。亦所以勵羣弟子也。

子謂顏淵曰。惜乎。吾見其進也。未見其止也。此一章書。是孔子追思顏子之好學也。凡人

爲學智愚賢不肖之分。所爭惟在進止之間耳。進而不止。雖至聖人而無難。止而不進。則終於庸人而已。孔門惟顏子好學。有日進而未已之勢。使得永年。必至聖人地位。故孔子當顏子既逝。猶追思而謂之曰。惜乎。吾但見其奮往精勤。方進而不已也。未見其逡巡退縮。欲止而不前也。以其勤學如此。由此日進不已。其造詣所到。豈可限量。而不意其早逝也。豈不深可惜哉。孔子之惜顏子如此。學顏

子之學者。亦惟精進不已。則庶幾矣。學亦
子曰。苗而不秀者有矣夫。秀而不實者有矣夫。此一章書。是孔子勉學者以有成也。凡學者始有其質。猶穀之始生有苗。繼加以學問。發達其聰明。猶穀之吐花爲秀。終焉實有諸己。至於成就。猶穀之成穀爲實。學必至於成。猶穀必至於實。方爲有用。故孔子借喻而言曰。穀之生也。自苗而秀。自秀而實。乃爲有成。苟或失其耕耘。逆其生理。培植滋養。一有不到。

則但生苗而不吐花秀發者有矣夫。卽吐花秀發而不結實者亦有矣夫。美而不成其何用哉。可見講學脩德亦當有始有卒。勿致一暴十寒。則日進無疆而底於大成矣。子曰。後生可畏焉。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四十五十而無聞焉。斯亦不足畏也已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教人及時勉學也。孔子曰。君子進德脩業。貴於及時。若人之後生者。實是可畏。其年富。進學有餘日。其力強。進學有

餘功。誠能不虛此年力。乘時勉學。日進不已。則其造詣所到。殆未可量焉。知將來不如今日之可畏乎。倘若因循悠忽。歲月蹉跎。轉盼間。至於四十五十之年。而不以善聞。則衰老無成。後來更無可望。斯亦不足畏也已。孔子先言可畏。是期望以勉勵人。後言不足畏。是絕望以警戒人。總是教人及時勉學也。可見作聖之功。全在春秋方富之年。日新不已。日進無疆。則功崇業廣。豈有不造其極者乎。

子曰。法語之言。能無從乎。改之爲貴。與與之言。能無說乎。繹之爲貴。說而不繹。從而不改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言聽言者貴有受言之實也。孔子曰。凡人聽言。必當虛己以受。求其實益。如見人有過。以正言直論。明白規諫之。是謂法語之言。此等言語。詞嚴義正。人聽之自然敬憚。不得不允服。其能無從乎。然非貴面從而己。必因所言者。一一反求。既有過愆。隨

卽改正。乃爲可貴。見人有過。以婉詞微意。委曲與之言。是爲與與之言。此等言語。婉轉和平。人聽之無所乖忤。不得不欣喜。其能無說乎。然非貴一時喜悅而已。必以所言者。一一尋繹。淡得其微意之所在。乃爲可貴。若一時喜悅。而不能繹思其理。外貌順從。而不能自改其過。則雖正直規諫之論。日陳於前。委曲開導之詞。日聞於耳。究不足以醒其昏惰。救其過失。吾終無如之何也已矣。孔子淡絕以

警之如此。凡聽言納諫。虛己以受。務求實用。勿事虛文。則講學脩德治國平天下。均有裨益矣。

子曰。三軍可奪帥也。匹夫不可奪志也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勉人立志也。孔子曰。凡士君子必先立志。志於道。志於仁。皆志也。所志一定。方能爲聖爲賢。至於有始有卒。終不可得而奪。且以勢之難奪者言之。如以三軍之衆而衛一主帥。宜若不可奪者。然三軍雖衆。

心有時不齊。力有時不合。則其帥可奪而取之也。若以匹夫而守其志。宜若可奪者。然匹夫雖微。在己能守其志。則始終不變。生死不渝。必不可得而奪也。可見士君子只在立志。所志既定。則富貴不能淫。貧賤不能移。威武不能屈。所謂大丈夫者。如是而已。

子曰。衣敝緼袍。與衣狐貉者立。而不恥者。其由也與。不忮不求。何用不臧。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。是道也。何足以臧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言進道不可自足也。凡人不以貧富動其心。方能進道。子路識趣高明。能於貧富之際。毫無繫累。故孔子稱之曰。人情戚戚於處貧。而汲汲於求富。每於貧富相形之際。未有不動心者。若夫身衣敝壞之緼袍。與衣狐貉貴服之人並立。而恬然淡然。無動於中。不以為恥者。其惟由也與。夫由能不恥。其無伎求之心可知矣。凡人情嫉人之有。而欲害之。則必伎。恥己之無。而欲取之。則必求。伎

求心生。無所不至。皆恥貧之念為之也。今由獨能不恥。衛詩有云。無所嫉而不伎。無所貪而不求。於外物一無繫累。用是以往。何所為而不善乎。此言惟由足以當之矣。孔子引此以美之。如此。子路聞孔子許之。遂將此詩詞。時時諷咏。若將終身者。是自喜其能。而不復求進於道矣。孔子警之曰。義理無窮。必有日新不已之功。以求至於盡善之地。是不伎不求之道。特進道之階耳。若止於此。何足以盡

善哉。蓋爲學不以境遇動心。方可與進道。然須由此而進。至於中心安仁。終食無違。乃爲盡善。故孔子警子路以勉其進也。

子曰。歲寒。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託物以比君子之節行也。孔子曰。春夏和煖之時。草木無不暢茂。雖有堅剛柔脆之不齊。然未可辨也。及歲暮寒凝。草木零落。而松栢猶蒼然不變。然後知其後彫也。蓋治平無事之時。小人或與君子無異。

至於遇事變。臨利害。改節易操。甘與草木同腐者多矣。惟君子處之彌艱。守之彌固。威武不能挫其志。死生不能動其心。卽如後彫之松栢然。夫士窮見節義。世亂識忠臣。惟至時變。而後知君子之不同於庸衆也。然必待有事。而後思得君子而用之。豈不晚哉。此聖王所以貴百年之計也。

子曰。知者不惑。仁者不憂。勇者不懼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指成德者之心體以示人。

也。孔子曰：知仁勇三者，人心之本體也。蓋人之心體，本無障蔽而不惑，本無牽繫而不憂，本無委靡退怯而不懼。自人心一有所蔽，卽有疑惑；惟夫有知之德者，格物致知，不昧虛靈之體，則事物之交，凡是非可否，無不坐照無遺。何惑之有？自人心一有所累，卽有憂患。惟夫有仁之德者，涵養純熟，渾然天理之公，則境遇之來，凡窮通得失，無不順理安行，何憂之有？自人心一有所怯，卽有恐懼。惟夫有

勇之德者，至大至剛，直養浩然之氣，雖當大節重任，險阻艱難，皆毅然處之，無逡巡退縮之意。何懼之有？此皆成德之事。學者以之脩己，帝王以之治天下國家，皆不外此。故知至於不惑，則足以照臨四海；仁至於不憂，則足以并包九有；勇至於不懼，則足以裁決萬幾。帝王之學，尤所當加意者也。

子曰：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

此一章書。是孔子以全學望人也。孔子曰。人之造詣不同。學貴循途而進。如人志氣邁往。銳然以典學自命。是可與共學矣。然學必專心致志。向道而行。而後不爲他岐所惑。初學之人。或識見未定。未能實見吾道之美。而勇往以從之。是可與共學者。未可遽與之適道也。既勇往以從之矣。必躬行實踐。有所執持。而後不爲外誘所奪。適道之人。或操守不堅。未能固執而不變。是可與適道者。未可遽與。

之立也。學至於固執而不變。亦可矣。然守而未化也。惟聖人一理渾然。汎應曲當。於事變之來。各適其輕重之宜。如權之稱物者然。彼能立之人。或不能通權達變。以幾夫時措咸宜之妙。是可與立者。未可遽與之權也。學至於可權。然後爲學之功全矣。蓋爲學之道。不容躐等而進。當循序以致其功。亦不容得半而足。尤貴層累而造其極也。

唐棣之華。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。室是遠而。子曰。

未之思也。夫何遠之有。此一章書。是孔子借詩以勉人用思之意。昔逸詩有二。唐棣物之無情者也。其花尚翩翩然搖曳。若有感而動矣。况我與爾。人之有情者也。豈無所感動而不爾懷思乎。但以所居之室。相去隔遠。而不能相及耳。夫詩人之所思者。固未知其所指何在。孔子遂借其言而反之曰。思之爲妙。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今詩所謂室遠。畢竟是未之思耳。若果思之。則此

心之靈明。雖千萬里之外。千百年之上。一思卽至。初無障隔壅蔽。夫何遠之有。夫道在於心。思乃盡心求道之功。人之於道。只徒事口耳。而不求之於心。故以爲遠。若求諸心。則欲仁斯至。何遠之有。是以君子貴近思之學也。

鄉黨第十

孔子於鄉黨。恂恂如也。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廟朝廷。便便言。唯謹爾。

鄉黨一篇。皆是記孔子容貌威儀。起居動靜。

之詳。蓋聖人盛德積中。動容周旋。有自然中禮之妙也。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也。門人記曰。吾夫子之居鄉黨也。則見其言貌之間。恂恂然信實而已。謙卑遜順。不敢以賢智先人。有似乎不能言者。蓋鄉黨乃父兄宗族之所在。故禮恭而辭簡如此。至於與祭而在宗廟。居官而在朝廷。則便便然與人議論。制度儀節之精微。問之必審。紀綱法令之詳悉。辨之必明。但言所當

言。常敬謹而不放爾。蓋宗廟乃禮法之所在。朝廷乃政事之所出。又與處鄉黨之時不同。故言之不容不盡。而辨之不容不明如此。此聖人盛德之至。故隨所處而皆合乎禮之中也。

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。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。君在。蹶蹶如也。與與如也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。門人記曰。吾夫子之入朝也。方君未視

朝之時。正臣工議政之際。如與下大夫言。其勢分猶卑。言或可以直遂。則當言即言。正辭斷義。無所委曲。但見其侃侃然剛而直也。若與上大夫言。其體貌尊重。言不可以徑情。雖理之所在。持正不阿。然必顏色和婉。辭氣從容。但見其誾誾然和悅而諍也。至君既出而視朝。夫子極其敬謹。不敢一毫怠忽。則踧踖如而恭敬不寧也。但常人過於矜持。未免失之拘迫。夫子卻又從容和緩。動容周旋。不過

其則。與與如而威儀中適也。聖人之事上接下。各中其節如此。

君召使擯。色勃如也。足躩如也。揖所與立。左右手。衣前後。襜如也。趨進。翼如也。賓退。必復命曰。賓不顧矣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也。古者列國諸侯。朝聘往來。主賓相見之時。有爲之擯相者。主謂之擯。言其接待賓客也。客謂之相。言其輔相行禮也。門人記曰。吾夫子當君

命有召使之爲擯。迎接賓客。此乃兩君交好。大禮所繫。故夫子一聞君命。敬慎之至。頓改常容。觀其顏色。則勃然變動。不類平時之安和自適。觀其步履。則盤桓不安。屏營不寧。有似欲前進而不能之狀。此是承命之初。其敬有如此。及賓至而君迎之時。賓主有命爲擯者。遞傳賓主之命以相達。夫子此時適爲次擯。有上擯居於身之右。有末擯居於身之左。故拱揖所與同爲擯者。或揖左人傳命而出。

則以手向左。或揖右人傳命而入。則以手向右。然手雖有左右。而身則端整自如。未嘗隨之而動。但見其衣之前後。襜如其整齊也。及賓主相見之後。主君延賓而入。爲擯者當從其後而趨入。以有事。夫子於疾趨而進之時。足容雖疾。手容自恭。張拱端好。如鳥之舒翼。然此是行禮之時。其敬有如此。行禮既畢。主君送賓以出。賓方退出之際。主君之敬未解。夫子必復命於君曰。賓已出。不復回顧矣。所

以舒君之敬。不使勞於瞻望也。此是禮畢之後。其敬有如此。夫以爲擯一事。自始至終。無不中禮如此。此所以爲盛德之至也。

入公門。鞠躬如也。如不容。立不中門。行不履闕。過位。色勃如也。足躩如也。其言似不足者。攝齊升堂。鞠躬如也。屏氣似不息者。出降一等。逞顏色。怡怡如也。沒階趨。翼如也。復其位。蹶蹶如也。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在朝之容也。門人記曰。吾夫子趨朝之時。方入宮門。去君雖遠。敬心

已切。但見其曲身而行。鞠躬如也。雖公門高大。卻似不能容其身者然。其立也。必不敢當門之正中。避所尊也。其行也。必不敢踐履門限。恐不恪也。敬於入門之始如此。由此而進。則爲君所守立聽治之虛位。夫子過之。見位如見君。其顏色則勃然而變動。其行步則躩然而盤旋。其言語則訥訥然謹慎收斂。似氣不足以出聲者。敬於過位如此。蓋去君漸近。故其敬漸加。與入門之初不同矣。當升堂之

時則兩手握衣下縫。使之離地。以防傾跌之患。歷階升堂。曲身而行。鞠躬如也。其心敬氣肅。深自屏藏。似不息者。蓋愈近君則愈敬慎。視過位之時。又不同矣。夫子見君已畢。由是下堂而出。降階級一等。始稍舒其顏色。有怡怡然和悅之意。然其敬君之心。有終不能忘者。但見其下盡階級。趨走以就於下。則端拱如翼。手容之恭如故也。復其朝班之位而立。依舊蹶蹶而恭敬不寧。身容之肅如故也。蓋

自始至終。一於禮如此。可以爲人臣法矣。

執圭鞠躬如也。如不勝。上如揖。下如授。勃如戰色。足踏踏如有循。享禮有容色。私覲愉愉如也。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容也。門人記曰。夫子承君命以聘。問鄰國。執持國君之命。圭以通其信。則敬謹之至。鞠躬如也。有如至重。而力不能舉者。身容何肅也。執之平衡。心與手齊。有時舉手向上。則如與人相揖者。未嘗失之太高。有時俯手向下。則如

以物與人者。未嘗失之太卑。手容何恭也。其色之見於面者。勃然變動。如臨戰陣之時。色容何莊也。其容之形於足者。舉足促狹。曳地而行。若緣物然。足容何重也。及聘問之後。以君命獻禮物於鄰國之君。所以達君之情。但見夫子有和悅之色。視聘時漸舒也。享畢。又以私禮見鄰國之君。所以伸己之敬。則愉愉如而又加和也。蓋敬以盡聘問之禮。和以達聘問之情。惟夫子其能不辱君命乎。

君子不以紺緌飾。紅紫不以爲褻服。當暑袷絺綌。必表而出之。緇衣羔裘。素衣麇裘。黃衣狐裘。褻裘長。短右袂。必有寢衣。長一身有半。狐貉之厚以居。去喪無所不佩。非帷裳。必殺之。羔裘玄冠不以弔。吉月。必朝服而朝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衣服之制也。門人記曰。聖人持身。卽一衣服亦不苟。如常服。則不用紺緌二色。以爲衣之領緣。蓋紺乃深青揚赤色。爲齊服之飾。緌乃絳色。爲練服之飾。故不

以之飾常服也。私居之服不用紅紫二色。合赤白而成紅。合赤黑而成紫。皆色之不正者也。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。故不以服之。私居也。其致謹於服色之辨如此。時當乎暑則服單葛之衣。或取夫絺而精者。或取夫綌而麤者。然必先着裏衣。表絺綌而出之於外。蓋暑服宜於輕淺。而不宜見體也。時當乎冬則隨所服之裘。裼以所宜之衣。如黑羊之裘。服以朝覲則裼以緇衣。欲黑色相稱。白麕之裘。服

於聘享則裼以素衣。欲白色相稱。黃狐之裘。服於蜡祭則裼以黃衣。欲黃色相稱。此公服之制也。若私居之裘。其制則長。取其溫暖。而短其右邊之袖。蓋作事常用右手。取其便於舉動也。私居之裘則用狐貉爲之。以其毛濇溫厚。可以禦寒而適體也。其致謹於裘葛之制如此。服必有佩也。居喪之時去文就簡。非所宜佩。若已免喪。乃去凶卽吉之時也。必玉以象德。器以備用。無所不佩焉。衣必有裳也。

朝祭之服。取其方正。其下裳則用正幅。如帷幔然。謂之帷裳。然人身之腰爲小。故於兩傍爲襞積。有衣褶而無殺縫也。若非正服之帷裳。則不用襞積。而旁有斜裁倒合之殺縫矣。以其殺於下。齊者一半。故謂之殺縫。其制上窄下寬。取其省約而不妄費也。其豐儉各有所宜如此。如弔服所以哀死也。若羔裘之朝服。元冠之祭服。則不用之以弔。蓋不以吉服而用之於凶服也。朝服所以覲君也。孔子時

雖致仕。每月之朔。必服其朝服而北面以朝。蓋不以致仕而忘乎君也。其謹於吉凶之禮。又如此。蓋衣服所以文身。亦聖人之所必謹也。

齊必有明衣。布。齊必變食。居必遷坐。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謹齊之事也。門人記曰。夫子將祭祀而齊戒。沐浴既畢。必更明衣。而衣以布爲之。不但內志之清明。而且外體之純潔也。齊戒之時。既不可解衣而寢。又不可

著明衣而寢。故必別有寢衣。以防其褻。而寢衣之制。周身之外。仍長有一半。使其可以覆足也。其致潔以盡敬如此。至於平居之食。有常品矣。齊則必變其所食。不飲酒。不茹葷。恐以臭味之故。昏吾精明之德也。平居之坐。有常處矣。齊則必遷其所坐。不安常。不襲故。恐以便安之習。奪吾慎重之心也。其變常以盡敬如此。此可以得聖人謹齊之心矣。

食。色惡不食。臭惡不食。失飪不食。不時不食。割不正不食。不得其醬不食。肉雖多。不使勝食氣。惟酒無量。不及亂。沽酒市脯不食。不撤薑食。不多食。祭於公。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。出三日不食之矣。食不語。寢不言。雖蔬食菜羹瓜祭。必齊如也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飲食之節也。門人記曰。聖人之飲食。不特爲養生計。蓋亦有道存焉。飯食雖不求其精。而亦不厭其精。牛羊與魚

之腥。轟而切之。之膾。雖不求其細。而亦不厭其細。蓋食精膾細。有益於人者。聖人所不去也。夫食之有益於人者。固不厭。而傷人者。豈食之乎。故食取其精也。苟飯傷熱濕。而饅。或味變而餲。則不食。膾取其細也。苟魚爛而餒。與肉腐而敗。則不食。若未敗而色已變。此色惡也。則不食。未敗而氣已變。此臭惡也。則不食。人事之烹飪。或失其節者。不食。天時之成熟。未至其期者。不食。蓋以上數者。食之皆足

傷生。故夫子謹之。夫物之有害者。固不食。而無害者。亦豈苟食之乎。割肉以正爲貴。不正則與心體違。不苟食焉。用醬各有所宜。不得則致用不備。不苟食焉。且不徒不苟食。而所常食者。亦自有節。蓋人資穀氣以養生。若肉味過多。反勝五穀之氣。致失養生之道。故必節之。雖不辭其多。而不使其太過也。飲酒以合歡。若崇飲不已。既能昏性。而喪德。又能致疾。而傷生。故必節之。雖不限其量。而不及於

醉亂也。至若酒出於沽。脯出於市。恐不精潔。或至傷人。故皆不食。若夫薑可以通神明。去穢惡。故每食常設而不撤去。凡飲食之道。惟適可而止。不太多而過飽。恐傷生也。其養生不既周乎。夫日用之飲食。固慎。而頒於人者。亦有節。夫子當助祭於公庭。而有胙肉之得也。歸卽頒賜。不待經宿。蓋重神惠而尊君賜。故不敢遲也。至於家廟之祭肉。雖可少緩。未能當日分賜。然亦不過三日。皆以頒之於人。

若過三日。則肉敗而人不食之。是褻神之餘矣。故不久留也。其頒食有當可之節如此。夫子當食之時。則心安於食。雖人有問及。亦不輕於答也。當寢之時。心安於寢。亦不輕於言也。其食也。雖蔬食菜羹。亦必每種各出少許。置之豆間之地。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。其祭雖小。亦必齋如其誠敬焉。此皆聖人飲食之節。無不中禮如此。蓋不止於養身。而亦所以養德。學者能隨事而體察焉。何莫非道之

所在也。

席不正不坐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所處必以正也。門人記

曰。夫子心安於正。事事皆整齊嚴肅。故於席

位或偏向不正。自不苟於坐焉。蓋東西南北

各有正位。在聖人心安於正。席不正。則與心

不合。心便不安。故雖小不苟也。則其出入起

居之無不正可知矣。

鄉人飲酒。杖者出。斯出矣。鄉人儺。朝服而立於

阼階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居鄉之事也。門人記曰。

夫子之居鄉也。或與鄉人宴會飲酒。時則少

長咸集矣。其中有六十以上。執杖而行之老

人。夫子必加尊敬。宴畢之後。杖者出。夫子即

隨之而出。未出不敢先。既出不敢後也。其敬

長如此。周禮方相氏。主索疫鬼而驅逐之。季

冬之月。則命有司大儺。以驅除鬼祟而迎納

吉祥也。蓋此禮雖古而近於戲。夫子家居遇

鄉人行大雊之禮。則敬君命而服朝服。以立於東階焉。以鄉人雊於我家。我有主道也。其敬古禮如此。此居鄉之道也。

問人於他邦。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饋藥。拜而受之。曰。丘未達。不敢嘗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與人交之誠也。門人記曰。夫子之與人交也。一出於至誠而不欺。如所交之人。在於他邦。夫子遣使候問。使者臨行。則必從後再拜而送之。有如親見其人。不

以其在遠而廢敬也。季康子曾饋以藥。夫子拜而受之。以答彼之殷勤也。且直告使者曰。丘尚未知此藥所用何品。所療何病。不敢嘗也。蓋藥有未達。自不可嘗。然受而不飲。則又虛人之賜。故直以不敢嘗告之。其受餽之誠。又如此。夫子誠善與人交者哉。

廐焚。子退朝。曰。傷人乎。不問馬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仁民先於愛物也。門人記曰。一日。夫子養馬之廐。被火焚燒。夫廐爲

火焚傷馬必矣。夫子自君之朝退而來歸。聞之。卽問曰。火得毋傷人乎。未嘗問及馬也。蓋惟恐人之傷。故不暇及於馬耳。夫天地之生物。於人爲重。當倉卒發問之時。意不在馬而端在人。聖人其體天地之心爲心者乎。君賜食。必正席先嘗之。君賜腥。必熟而薦之。君賜生。必畜之。侍食於君。君祭先飯。疾。君視之。東首。加朝服。拖紳。君命召。不俟駕行矣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事君之禮也。門人記曰。

凡臣之於君。務期盡禮。毋論事之大小。悉當以謹敬持之。若夫子則無一事之越於禮者。君或賜以熟食。必正席致敬而先嘗之。然後頒之於人。尊君賜也。君或賜以生肉。必烹調使熟。而薦之祖考。榮君賜也。君或賜以生牲。必畜之於家。無故不殺。仁君賜也。其盡禮於受賜有然。夫子或侍於君。而食於君之側。其時君祭。而置品物於豆間。則己不祭而先飯。蓋禮君賜之食。而客之。則命之祭。夫子不敢

當君之客已。故先飯以示爲君嘗食之意。其盡禮於待食有然。夫子或以疾寢而君視之。倘得扶疾而以臣禮接君。固其心矣。勢必不能。則首居東以受生氣。加朝服於身。又拖大帶於上。不忘恭也。其不以疾而廢禮。又有然。君或有事。而以命來召。倘可卽升車而行。所不辭矣。若猶未駕。則迫不容待。徒步以往。不俟駕而遂行。急君命也。其不以勞而廢禮。又有然。蓋分義之必循。斯禮文之必謹。夫子於

有纖悉委曲。無所不竭其誠敬。是不獨持一身之小節。而正以立萬世人臣之大常也。與朋友死。無所歸。曰。於我殯。朋友之饋。雖車馬。非祭肉不拜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交朋友之義也。門人記曰。朋友爲五倫之一。原以義合者也。夫子之於朋友。莫不以義爲斷。如朋友不幸而死。無親屬以主之。是無所歸者。於義爲當殯者也。夫子卽曰。於我殯。蓋揆乎事理之宜。遂直任

而不辭也。如朋友之饋。或輕或重。皆交際之常。於義所不當拜者也。是以雖重如車馬。非饋祭肉者比。則直受之而不拜。蓋祭肉之所以拜者。敬其祖考。同於己親也。車馬豈其倫乎。此夫子所爲悉合乎當然也。蓋義受裁於心。夫子不以存歿易其心。不以貨利動其心。惟心能有主。故義無不盡也。

寢不尸。居不容。見齊衰者。雖狎必變。見冕者與瞽者。雖褻必以貌。凶服者式之。式負版者。有盛饌。必變色而作。迅雷風烈。必變。

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容貌之變也。門人記曰。容貌乃德之符。夫子隨事順應。適當乎理。其形諸身而見於色者。各有不同。凡人寢處。恆易流於肆。夫子雖舒布其四體。而不至偃臥以如尸。私居不必過於拘。夫子雖慎持於平日。而不事矜莊以爲度。其容貌之見於處己者如此。若夫有喪之人。所當哀也。夫子見齊衰者。雖所親狎。必變色以待之。有爵與無目

之人所當致其尊與矜之誠也。夫子見冕者與瞽者。雖當燕見。必禮貌加之。至夫子當在車之時。見有服凶服者。則惻然不寧而爲之式。見有負版籍者。則肅然起敬而爲之式。此一以哀有喪。一以重民數也。至夫子當燕享之時。主人設盛饌以相待。必變色而起。以致其敬。所以重主人之禮也。其容貌之見於接人者如此。至迅雷風烈。乃天變之大者。夫子當此。必變其常色。惕然恐懼。蓋敬天之怒。而

不敢逸豫以自安也。其容貌之見於敬天者。又如此。夫聖人動容周旋。無不中禮。其出之也。非有心。而觀之者。則各異。至如見負版而式。遇風雷而變。則尤所以重邦本而畏天威也哉。

升車。必正立執綏。車中。不內顧。不疾言。不親指。此一章書。是記孔子升車之容也。門人記曰。我夫子正直存於中。而肅恭著於外。隨其所。在。莫不見其有敬容。無肆容。人當升車。自無

不立而執綏者。然或未免於偏倚也。惟夫子則必正立執綏。而一無偏倚焉。及既在車中。則瞻視有常。未嘗回首而顧也。言語必慎。未嘗急遽而言也。手容必恭。未嘗妄有所指也。蓋敬容之見於乘車者如此。夫禮。大夫得乘車。苟或稍縱。卽不足以見盛德之容。而且惑人之視聽。夫子之不待謹而自謹也。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與。

禮容周旋無不中節其出之

色斯舉矣。翔而後集。曰。山梁雌雉。時哉時哉。子

路共之。三嗅而作。

此一章書。是見孔子時中之聖。其所會心者。無非時也。門人記曰。鳥之爲物。雖微。見人之顏色不善。斯舉翮而他往。又必迴翔審視。擇可止之地。而後集焉。何其能見幾而舉。擇地而集如此。昔者孔子見雌雉存於山梁之上。因感而嘆曰。彼山梁之雌雉。當飛則飛。其飛也以時。當下則下。其下也以時。時哉時哉。子路不悟。以爲時物。而共向之。有執之之意焉。

遂三嗅而作。其在山梁也。非翔而集於山梁者乎。其嗅而作也。非見子路之色而舉者乎。是可以知鳥矣。更可以知夫子之有取乎時矣。蓋孔子於君臣朋友父兄宗族之間。一言一動。莫不各盡其道。非屑屑以求其合。時當然。自無不然耳。此所以淡有取乎時也。記者記此以終鄉黨。正以明聖人之悉因乎時云。

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七

